

穿梭在夢與現實之間

2010年青春影展《有一天》映後座談紀實

文／吳瑩真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林韋助

青春好時光，週末看電影，國立台灣文學館每年一度的「青春影展」，總在搶票熱潮之際掀起未演先騷動的焦點話題。本文將以首日放映片《有一天》及其映後座談為焦點，透過座談中導演侯季然與編劇楊元鈴所述，帶領民眾深入瞭解創作過程與拍攝經過。

「從高雄港開往金門軍包船上，一個福利社的女店員，在眾人皆沈睡的夜程中，遇見了一個年輕軍人。軍人對他說：我在你夢裡。女店員還來不及莫名其妙，忽然燈熄船停，幻境成真。原來此時此刻，黑夜海上你和我，真的是夢。」

摘錄自侯季然《有一天》

《有一天》改編自導演侯季然2007年的短篇劇本《開往金門的慢船》，故事靈感源自於他22歲入伍當兵、抽到金門籤，在高雄壽山遣送營等待船隻前往金門的真實經驗。當時因為船期不定，許多阿兵哥都有忐忑不安的等待心情，軍營也瀰漫著擔心女友兵變的氛圍，營區更有「愛情是一時的」標語提醒著大頭兵對感情不要太執著，這些點滴都被導演記憶下來。輪哨時映在腦海的高雄港夜景，以及夜晚航行的軍包船讓導演有了「承載幻境的軍包船」的魔幻想法，編織出男女主角穿梭在夢境與現實之間所發生的浪漫故事。

如果說《有一天》選上高雄旗津作為劇中女主角居住地，也大量在高雄取景，與導演過去的經驗有著必然的關連，那麼在這個必然的關連的基礎上發展、完成這部電影，其實也是出於與高雄這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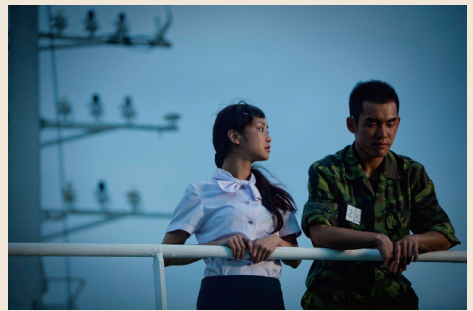
市之間許多「偶然」的交集。原本在2007年作品「購物車男孩」中，預計從基隆港出發的軍包船因拍片預算而取消，卻在李安的推手計畫偶然地催生了《開往金門的慢船》這部電影劇本，也因高雄市與台北市電影委員會二個城市的補助，獲得充裕的拍片補助金。只是發展成長篇電影劇本的歷程，並沒有侯季然想像中順利。

有一天半夜看到朋友從MSN傳來一則簡訊：「你知道盧昌明去世了嗎？」，侯季然整夜陷入了一切與盧昌明有關的對話裡，也讓他做了一個後來成為《有一天》開場的奇幻夢境：「在一片逆光的風景中，遠遠地走來一個男孩的身影，他走進地下道，又走向天橋，一直跟我打招呼，跟我講話，但一切都是無聲，我聽不到他說的話」。這場夢，不僅讓侯季然找到電影的序場，讓情節有了一路延伸的起點與方向，也讓他改變了原本短篇劇本中現實與夢的比例。他認為夢中相見的這一切不是偶然，而是來自奮不顧身的主動追尋，每一個人做的每一項決定，都在影響著一切，正如表現在電影中女主角手壓氣泡紙所隱含即將採取行動的訊息。

《有一天》原本看似阿兵哥追美眉的抒情文藝片，在情節上卻刻意在現實與夢境中多次轉折，製造驚悚、奇幻的感覺，侯季然認為奇幻電



電影《有一天》中的「當兵經驗」成為座談會中觀眾與導演侯季然(左)、編劇楊元鈴(右)最熱絡的互動話題。



《有一天》電影劇照。(提供/侯季然)

影是台灣電影可以發展的類型。導演除了刻意打破傳統電影類型的刻板印象外，對「夢境」的詮釋是本片最成功之處。正如最初導演的靈感，「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時間睡覺，作夢，但夢與夢之間會不會相通。」

儘管很多情節是來自導演的青春經歷，例如電影中的「當兵經驗」成為座談會中觀眾與導演、編劇最熱絡的互動話題；對沒有當過兵的編劇楊元鈴來說，以一個電影編劇的身分，反而更能以觀眾的角度，找出觀眾感興趣的點作為電影敘事中有關的部分，如K書中心的場景敘述。楊元鈴認為K書中心與當兵經驗可說是某世代的集體記憶，透過電影連結，反映某一世代對城市的想像載體，成為與他人共鳴的元素。

侯季然認為，看電影、走進電影院也像是做一場夢，電影結束後走出電影院，又回到了現實生活，儘管生活雖然令人不滿意，但仍可珍惜這一刻青春。正如劇中女主角欣穎與母親背對鏡頭遙望大海的一段對話：「因在一起的時候很幸福，不用為了以後的事情，放棄眼前的幸福，對不對？」

2010年的青春影展從7月盛夏舉辦，在8月22日落幕。在此次影片的挑選上，特別鍾情於「原創」，精選的10部劇情長片皆是由導演的原創作品改編，其用意是希望將此類電影視為另一種閱讀文本，並透過映後座談，提供「讀者」與創作者互動的機會，一起探索影片主題、意涵、手法等電影美學的呈現方式。☒